

武则天传

林语堂



林语堂 (1895—1976) 福建龙溪人。字子，号龙溪。早年留学美国，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学文学系学习。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任文学系主任。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任《人间世》主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小品文。1935年后，用英文写作了《吾国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办教授。1975年病逝。

武则天传

第一章

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现在我（邠王守礼）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过了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人，亲身经过那些年月，真觉得往事如噩梦一场，几乎无法信以为真。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璆也蒙上天嘉佑，得以幸全。在当年一次大屠杀当中，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璆为人仁厚，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他也是早丧双亲，伶仃孤苦，饱受恐怖饥饿之苦，在中国南海之中，海南孤岛之上，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徘徊踟躅，寂寞凄凉，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谈论惊人骇世的祖母则天武皇后。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其仰慕，颇以为荣，正如我对先父一样。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都是当代通儒。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他父亲身受绞刑，先父被迫自缢身死。今日我俩追谈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畅谈当时情况一样心情。

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个娼妓怎么办？在皇室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说话的时候，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下来，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不过，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因为她是不是我的祖母，颇可怀疑。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之姊韩国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

现在，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先兆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气晴朗干燥。玄宗皇帝的皇兄岐王来访，我微微觉得不舒适，心绪不畅快。我说：“我敢说天要下雨

了。”果然不错，才过了半天的工夫，天就变了，大雨倾盆，一下十几天。在另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向歧王说：“不久天要放晴了。”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歧王不信我的话。我说：“你相信吧，没有错儿。”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歧王告诉皇帝陛下，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问我是不是。

我说：“我并没有道法仙术。只是年轻时在东宫幽禁的时候，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当时陛下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伤疤后来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儿。天气一变，就浑身彻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才觉得轻捷。不过如此而已。”我又补上一句说：“谢谢祖母老人家。”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

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皇上对我很恳挚，就跟对他诸弟兄一样。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在突然袭击之下，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扑灭了余党。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他本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气焰万丈。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你好大胆！这是我们的祖庙，李家的祖庙！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这又何必？不论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生活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坦白忠实地写出来，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

时代已经变了。武氏宗族已然过去，虽然仍为人所记忆，但已埋葬入土，长此已矣。当年一提到祖母，我们就心惊胆战。如今追忆当年，她只仿佛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已经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笑。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 game，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当

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之终于失败，决不是她的过错，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的一半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才能。

现有我清闲无事，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这桩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觉得胜任愉快。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后汉书注》，要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我只盼望据实写出来我当年知晓的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此为止。

第二章

在大唐贞观廿三年（纪元后六二四年），在秀丽的终南山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那座行宫是祖父的避暑宫殿，和长安有一溪谷相通，溪谷之中，风光佳绝，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湲成韵，自山峦间泻下，流往长安南郊，南郊近珠江湖一带，别墅山庄，栉比鳞次。终南山再前行，并于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但终南山在长安附近，高出长安约有一千尺，自为一平原，隐僻幽静，别成一天地。终南山这所行宫，构造简单，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筑。太宗皇帝一向作风如此。以大唐一代开国君王之尊，宫殿楼台，决不求其辉煌壮丽。自己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数处小补加修，已觉称心满意，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十年中，兵连祸结，庶民饱受涂炭，贫困未苏，大兴土木，必增税收，并非造福百姓。在皇宫之中，他确曾饬建凌烟阁，但那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因为他们多年保驾，东征西战，奠定邦国之基，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太宗皇帝极重道义，修建凌烟阁，纯粹是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友人，把诸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一则借以庆重臣之功，一则借以志太宗自己的勋劳。

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痢疾，虽然有时显得轻些，但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现在虚软亏损已甚。他觉得大去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岁，不幸身染重病。因为身为武人，虽然年过半百，但素质极健壮，对猛将谋士真是深仁厚泽，为古今所稀有。太宗以天纵英才，领袖群伦，为人直爽而宽厚，臣子有过，必坦诚相告，自己有过，也命臣子力争直谏。太宗御下，英才贤士，济济一时，刚毅廉直，尽于朝政。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文武百官无限敬君之意。不知为了什么，臣子虽众，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不避石矢烟尘之险，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又统帅诸将北征突厥，击溃突厥联军，西方拓边至土耳其斯坦，临近了里海。又曾遣将自北部进攻印度，迫使尼泊尔入贡天朝。太宗为人大公无私，平易近人。虽然虬髯如戟，可以悬弓，看来狰狞可畏，实则仁厚爱民，如保赤子。即此一点爱民之心，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太宗皇帝深得民心，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致了武氏梦幻的破灭。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

太宗一次驾临一所监狱，看见一些已经判决处死的囚犯。他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太宗说：“我是你们的皇帝。我放你们回家。回家去看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明年秋天再来受刑。”

囚犯闻听，真是惊喜万分，都被释还家。次年秋季来临，又回监狱就刑。囚犯以为罪有应得，都乐于就死，无所怨尤。在当年，一个死因之定讞，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再上诉最高审判的大理寺，大理寺要与皇家的门下省的代表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太宗皇帝之纵囚还家纯系一时的情感，自然不足为训。但是也可以说此等事不可无一，无须有二，正是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子真情。

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虚弱，于是想到继承大统一事。太子为晋王治，太宗驾崩后，即位为高宗。

在家庭方面，太宗皇帝并不幸运。一个心爱的好公主几年前死去，死时才三十六岁。太宗皇帝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德之至。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是支持大臣，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皇上应当采纳忠言。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虽然是太宗的良臣谋士，皇家的肱股，长孙皇后却永不许她兄长掌权太重。当她病势垂危的时候，有人提议要请皇上颁布大赦，借以感动神灵。皇后说：“不可以。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人命都由天定。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长数年寿命的话，我一生从来没做恶事。若是只凭行善不能修得寿数，祈寿又有何用？”临终之时，她遗命葬于山丘足矣，不必广筑陵寝，借以节省民力。她说，埋葬之义，只不过埋秽物，使不暴露于外而已。长孙皇后不愧一个真知灼见的贤德之女。有如此的贤妻在旁，太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但不幸正当盛年，长孙皇后就染病逝世。贤德之名后代景仰不衰，也非无故了。长孙皇后死后，太宗震悼万分。大臣劝慰之时，太宗说：“我当然知道，人都不免一死。不过，以前在危难之时，皇后始终在旁扶助，善进忠言，如今失一良友，失一伙伴，悲痛曷已！悲痛曷已！”

长孙皇后死后，太宗竟大异于前，沉溺于女色，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人，终难再遇。嫔妃虽众，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随后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年才十二岁，真是伤透了皇上的心。晋阳公主娴雅可爱，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晋阳公主与晋王治两小无猜。当时晋王治身为太子，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的时候，她竟至哭泣，以为再不能相见。在公主亡故之后，太宗的多愁善感的个性全显了出来。一个月之内，他常常自己垂泪，不思饮食。臣仆请他照常用膳的时候，他说：“我太爱这个孩子，悲伤无法抑制。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太宗皇帝就是这样的人：对人民公正仁爱；在战场之上英勇无畏，箭法如神，部下骁勇善战，突厥人闻声胆裂；在家里的时候，却温和仁厚。

第三章

太宗皇帝为什么立晋王治那样软弱无能的人，做他千秋万岁之后继承大统的人呢？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个大错。太宗有十四子，由十个母亲所生。长子常山王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都是贤德的长孙皇后所生，三人都极有机会立为太子。可是好竹难免生恶笋，在后代子孙方面，皇帝也难免不如意。初立太子，长子承乾粗鄙无赖，与娼优耍童为伍。有一次，他使朋友打扮成突厥人，装作在丧礼中围着死人跳舞，他自己躺在地下假装死人，然后猛然一跃而起吓唬他们。他就以此为乐。虽请国内名儒为师，皇上也没法使他进德修业。泰为第四子，理应立为太子，太宗也已经暗中决定传位于他。泰生得英俊，为人端肃，有学问，善诗文，从各方面看，都会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太宗使他住在邻近武德殿，武德殿为上朝的大殿，并且每月拨给他的花费比其他皇子都多。泰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太子遂有恐惧之心。于是兄弟不睦，继之以凶争恶吵，埋怨不平，父皇烦恼万分。终于太子承乾举兵反。朝廷虽然轻而易举地将叛乱平定，太宗终以太子不肖引为耻辱。

一天散朝以后，皇帝吩咐贤臣长孙无忌及另外两位大臣随后入宫。入内之后，太宗勃然大怒说：“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不肖之子！”于是从墙上摘下宝剑，便欲自刎。长孙无忌自然赶紧拉住。在凌烟阁中，无忌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忠正贤明，太宗对他言听计从。

太宗问无忌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时太子承乾已废，尚未伏诛。皇帝必须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若立四子泰为太子，兄弟相争，必伤一人。无忌奏称：“依臣愚见，当立晋王治为太子。”

太宗说：“立那个东西？你的话也许不错。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立泰则泰将来必杀承乾，否则承乾必会造反而杀泰，我敢断言。若立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统，泰与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治为人仁厚

忠诚，只是过于软弱，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圣明的太宗皇帝犯了个错误。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他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确没有统治大唐帝国的才能。太宗后来渐渐又犹疑起来。一天，他向长孙无忌说：“你让我立了治为太子……我自己真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嗣承大统的问题总得解决，一劳永逸，避免将来的纷争。于是皇帝下诏称：前太子既然已废，并且贬谪在外，今立九子晋王治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如再有人企图继承皇位或重行论及嗣承一事者，立予严办。

当时太子治已二十二岁，业已娶妻，生有四子。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但怯懦脆弱，英明不足。因为生来赋有深情，忠诚恭顺，倒颇得太宗皇帝欢心。太宗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贤淑的女子，将来就是王皇后，现在正随太宗皇帝住在宫中。太子地位不同于众，自己有宫殿，太傅，随侍官员，天子照例从高官显宦之中，挑选道德文章一时无两之士，教导太子。即令在终南山里，在太宗皇帝宫殿之旁，太子也占有宫室。

太宗皇帝驾崩的前几天，召他一向倚畀甚殷的两位大臣到榻前。一个是太尉长孙无忌，另一个是中书令褚遂良。褚遂良对君国一片忠心赤胆，太宗皇帝一向视同兄弟。今日被皇帝召来，以备将来执行皇帝遗命，这是殊荣，也是重任。太宗皇帝知道太子登基为帝，将来必然需人辅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又堪寄以重任。太宗皇帝托付其人，将来历史自可证明，但是太宗有一事考虑欠周——就是高宗的为人。

现在，褚遂良、长孙无忌、太子、太子之妻都在含风殿太宗皇帝的卧房里。太宗握着褚遂良的手说：

“这些年来，卿二人对孤忠心辅佐。现在将二卿召来，受孤遗命。二卿都知道，太子为人仁厚，事孤至孝。我好儿好妇，托于二卿，望善为辅佐，趋吉避凶，谨守寡人遗范，永保宗社！将来国事，尽付二

卿之手。”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既受太宗遗命，即为顾命大臣，对幼主即如伯叔。当然，长孙无忌原来就是高宗的舅父。

太宗又转向儿子及儿媳，命二人单膝跪下，拜遵遗命。又向太子说：

“有遂良无忌二卿为辅，汝可无忧了。”

于是褚遂良受命将遗命写下。褚遂良写毕，太宗又向遂良说：“自从起兵以来，无忌始终如孤左右手。孤开国登基，大都得他辅助。将来勿容奸人加害，如违朕命，就是不忠。”

褚遂良听毕，郑重承诺。太宗知道遂良一诺千金，却没料到遂良将来要对付一个妇人。现在，那个妇人正在太宗的屋子里——仅仅是一个侍女。

第四章

则天武后当时正是太宗皇帝的一个侍女。依照唐朝皇室的规矩，皇帝有一后、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三班低级宫女中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以上所述统称为后宫佳丽，皆可承受帝王的恩泽。武后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六级的才人。

她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从十四岁起就在宫廷里。以她那样的能力与雄心，竟没能升到较高的阶级，她一定觉得郁郁不欢，自不待言。太宗皇帝并不喜爱英明果断的女人；他喜爱的女人要温柔，要和顺。太宗最初在武氏父亲家看见她时（武氏父亲武士彟曾随太宗远征），遂将她选入宫中，因为这样对她父亲也是殊荣。武氏干练尽责，头脑清晰，在宫中专管太宗皇帝的衣库，自然非常称职。武氏亭亭玉立，极其健硕，脸方，下颌秀美，两眉明媚，两鬓微宽，有自知之明，料事如神，治事有方。从武氏的作为上，太宗皇帝已经看出来，女人如此，确属可怕。武氏说过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十足可以表现她的个性。

武氏说：“我年轻的时候，伺候太宗皇帝。皇帝有一匹骏马，叫狮鬃马，无人能驯服。我向皇帝说，我能。只要给我三件东西：一个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服它，我就用铁锤，若还不能，我就用剑刺进它的脖子。皇上很夸我的勇气。”

以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有这种勇气，可谓难能！这真是武则天精神，这话一定会使皇帝为之一惊。并且，若不真个用铁鞭利剑去使马受伤，只是徒托空言，这也就不算个方法。用铁锤制服马，这真是她的新花样儿！用这种方法制服的马，瘸不了腿，就得丧命。在我老来这些年，常常思索这件事情。唐朝的皇室就是武氏要制服的一匹马，她终于把这匹马弄残废了。

武氏这个女人智力非凡，头脑冷静，而野心无限。她对文学艺术并不十分爱好，她只曾受过普通的教育。皇宫的事情，她很感兴趣，朝廷上例行的公事，她似乎很懂，她对周围的情形也很了然。以她那种英明干练的才具，她确有执掌朝政之势，只是太宗在位，不得其时而已。太宗看来，她不过一个才人，平而微方的脸，宽广的前额，而太宗宠爱的却是肌肤细白，绰约多姿的女人，要娇媚娱人，却不必练达能干。所以武氏只得在拘束限制之下过日子，局促若辕下之驹。以她那样雄心万丈，却大才难展，百事拂意，身为皇帝近侍，一入皇宫十四年，而仍然屈居才人之位，她是确已失败！不过她头脑冷静非常，抑郁不达之情，决不形诸声色。

在众多婢女之中，武氏之聪慧，绝非常人可及。她既不得意于老王，乃另谋出路，专注意于太子。别的婢女若无所见，她却慧眼独具，利用时机。因为老王千秋万岁之后，太子登基称帝，嗣承大统，自属当然。太子于是成了她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何其容易！她已经把太子估量清楚。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玩弄过几个女人——软弱、任性、多愁善感、不喜运动，一见美色，心神颠倒，渴求新欢，欲壑难填。在太宗皇帝驾崩前两个月，老皇染病在床，在宫中那样熟悉的地方，太子常常看见武氏。武氏年轻，虽不足言体态丰满，亦可称得身

体健硕，玉立亭亭。宫廷的化妆，宫廷的发式，她极其讲究精致，从不疏忽。太子所爱慕于武氏身上的，正是他自己所没有的——健硕、沉着、机敏，尤其是精神旺盛。

在父王驾前要端庄矜持，不可失礼，求情之心，反而越发难制。可是，总不愁没有机会，在走廊之下，在前堂之中，在花园之内，遥远的一瞥，会心的一笑，身体有意的一触，偷偷的一吻。当这个成熟丰盈的女人，开始向那个肠柔心软、青春年少的太子一调情，太子的劫数算是注定了。武氏言谈，随时一语双关，意在言外。她说她渴望太子殿下特殊的“恩泽”，她当竭其所能，“善待”殿下。所有宫廷中的词藻像“献身”、“宠爱”、“忠诚”等等，若由一个谈情求爱的少妇口中说出，都会另有意蕴，独具色彩。日复一日，太子受了蛊惑，大起胆来，意乱神迷，恋情似火。于是在老王背后，太子与这位不平凡的宫女，在小心戒备之下，恣情拥抱调笑。太子视礼法若耳旁风，进而想入非非，企图把武氏据为己有，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一天，太宗皇帝问武氏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武氏两眼噙着泪，苦笑说：“妾立誓削发为尼，为陛下念经求福。”当时宫中风俗如此：帝王驾崩，侍妾必到尼庵出家，以示洁身自持，为君守节。

太宗听说很放心。大臣李淳风，善观星象，精通天文。他曾向太宗奏称，三十年后，有武姓者起而灭唐。现在谁不信命运呢？星象家的话，你纵然不深信，但在你头脑里也不容易完全忘净。当然，一个尼姑总不会把大唐帝国灭亡的。

几天之后，太宗驾崩，灵柩运返长安。为防意外发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使太子跪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是为高宗。然后诏告天下，太宗驾崩，新君嗣统。太宗灵柩舆返长安时，六府甲士四千列队街上，举国上下，哀痛失声。

在终南山的行宫里，在料理丧事当中，武氏开始侍奉新君高宗，依照职责，犹如侍奉老王一样。她仍然位为才人，侍候皇帝梳妆。她

曾看见太子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太子年少怯懦，执掌国家大政，瞻望将来，实感惶恐，难以胜任。高宗为太宗皇帝幼子，一向贴近父母，极受宠爱，现在君临万民，竟伏在遂良肩上，哭泣起来。武氏把这些情形都看在眼里了。

在那些守灵的长夜里，皇帝的灵柩停放在黑黝黝的大殿内，武氏的差事就是伺候新君。大殿之中，高烧巨大的素烛，点着真腊进供的名香，武氏与高宗两人常常独在殿里。大殿之中，按时念经上供，紧忙一阵，就随有一段闲静。人人用脚尖轻轻地走，低声细语。高宗身为孝子，大多时间，在殿中守灵。武氏按时进去送茶，皇帝过于疲倦时，请皇帝歇息。她低垂着头，穿一身缟素孝服，出入侍候，哀痛之至。半为自己，半为服侍多年的老王。自己时蹇运乖，心头无限激愤。想到她最后的下场，以她的才干，将来竟要消磨在高墙深院的尼庵之内，真是痛不堪言。

在只有武氏和高宗单独在大殿里的时候，高宗趁机和武氏说话。武氏真是肝肠寸断。

高宗说：“那么你真要离开我吗？”

武氏说：“我不愿离开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前途是命定分道扬镳的。一走之后，我想再不能迈进宫门一步了。不过我的心不会变，不管是在尼姑庵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变心的。”

“你当然不愿意走，是不是？”

“谁愿意呢？我但愿在皇上左右，帮助皇上。可是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有什么用处？我愿意还能再见皇上。皇上若不忘我，我就感恩无边……”

“怎么会忘你呢？怎么会？”

“如蒙皇上不忘，请常到尼庵去，我可以看见皇上。此外别无所求。至于我，一辈子就此完了，跳出红尘之外了。”

“不要说这种话，你还这么年轻。”

武氏眼里噙着泪，心里却在暗笑。“你是皇上，万民之主，我不过

一个侍婢。”

“难道就毫无办法吗？”

“哪儿会有办法？”

高宗默默不语。武氏这个年轻妇人往高宗身上打量。她知道高宗是爱感情用事的。于是用话激他说：“你虽然贵为一朝天子，也不会有啥办法的。”

“没办法？我愿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什么不可以？”

“不可任意胡为。我只是说皇上若是想我，就到尼庵去看我。我的心是皇上的，皇上自然知道。我一定还要再见皇上。”

“我一定去看你。”

这是俩人最后一次的长谈。再后几天，高宗始终被臣仆包围着，在丧仪中尽孝子之礼，辛劳万分。殡礼完毕，先王的侍妾们都预备往感业寺。因为仆婢及各嫔妃都在眼前，高宗和武氏再没得长谈。只是在离别之时，高宗进里屋去看她收拾东西。她偷偷小声说了一句，擦了一下眼泪。

“皇上答应的事要办到哇！”

“皇上说得出就办得到。”武氏现在穿着满身的孝服，随着别的女人上了车。在庙里她和别的女人一样，也剪了发。她深信年轻的帝王会如约来看她——因为一个皇帝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她知道怎样才能让皇帝堕其术中。

第五章

一次，高宗皇帝去看她时，她哭得泪人儿似的。她苦恼悔恨、羞愧和无地自容。因为以一个尼姑之身，她竟受了孕！高宗不能推脱，因为他已非一次到尼庵去看过武氏。这里我需要指出正史上文饰失实的一个地方。武氏的长子弘死时是二十四岁，那一年是纪元后六七五年，他一定生在高宗将武氏从尼庵中带回皇宫的那一年，所以王子一

定是在尼庵受孕的。

高宗回宫向王皇后一说，王皇后认可，而且愿意帮忙。王皇后曾经暗中流过多少眼泪啊！因为她那时也正有她个人的事情，非常为难。因为萧淑妃生得美貌多姿，姣媚动人，而又机敏多智，能言善辩，日渐得宠，王皇后日渐受了皇帝的冷落。并且萧妃已给皇帝生了一子，就是许王素节。王皇后的长子燕王忠那时正是太子，但是并不是自己生的，本是后宫刘氏所生，她自己并没有亲生的儿子。萧淑妃貌美阴狠而善妒。由于宫中的阴谋毒计，由于甘言蜜语的中伤，由于背后的谰言，王皇后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王皇后既然无法与萧妃相争，于是想引入武氏，以毒攻毒。女人的本性若受了刺激，她是管体面不体面的：丑闻、乱伦，又有什么关系！

由于王皇后极力帮助，武氏不久就由人私运入宫，隐藏在皇后宫里，直到孩子生下来，头发长了起来。二人共同计谋，对付萧淑妃。这对武氏也许是可耻的事，但是所企图者大，武氏毫不犹豫，立刻就进行起来。两个女人共同恨第三个女人的时候，二人之戮力同心，比什么都牢不可破。

武氏施展这个阴谋，觉得津津有味。她深知皇帝的弱点，她使出浑身解数儿，满足皇帝欲望，甚或荐贤自代，务使龙心大悦而后已，淫秽无耻，可谓达于极点。平常人，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淫欲过度，本来尚可支持，但是这位年轻的帝王，身体并不强，当房事过度之后，身体渐显不支，既然心满意足，喜出望外，对萧淑妃不觉冷落，渐渐忘记了。高宗虽然欲令智昏，武氏却冷静如常。虽在龙床之上，也许武氏用脑时多，用情时少。武氏正当盛年，比高宗大五岁。心中大计，早已拟定。高宗并非雄伟力壮之人，童年之时，就不喜爱追逐游戏，现在仍然是心肠软，爱感触。武氏深知这种男人，最容易受制于刚强果断的妇人。

自从以尼姑之身，离开尼庵，进入皇宫，受了皇帝的宠爱，在武氏雄心万丈的前途上，已经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其他困难留在日后再

清除。一有机会，她就会把握利用，把高宗玩弄于掌股之上，犹如抚弄婴儿，令其入睡一样。怎么样对付高宗，她向从来没有忧愁过。以武则天之才，自然如此，毫不足奇。武则天既已发动，决不中途而止。她能控制皇帝，控制皇后，控制各嫔妃，而且已经真个把她们控制住。她的命运很清楚，她的道路很明显，她的目标很固定。从地位卑微的侍婢，高升为万人恐惧权倾一时的帝国之主，她不需要半个男人帮助。也可以说，武氏具有女人所有的种种美德，只是欠缺一件——谦卑恭顺。

武氏也有特殊的性质，极其聪明的性质。她的计谋，无不成功。她尽其所能讨皇后欢心。皇后觉得她谦卑恭顺，对皇后向无失礼之处。每进忠言，都能切中利害。她从不直接反对皇帝的意见，总是指点暗示，明明是公正无私的忠言，实则使皇帝所作所为，无不暗合己意。自己所求，都能得到，但决不明言。高宗觉得她精明强干，处处能迎合自己的意思，实则自己已经进入了她那温柔有力而又坚强不破的圈套。

皇帝已经脱离了萧淑妃的掌握，王皇后无限地傻高兴，不住地在皇帝面前夸奖武氏。武氏不久便升为昭仪，只次于皇妃一级了。王皇后把武氏偷运进宫来，只知道去了个轻薄阴狠的萧淑妃，却不知道换来了一个更聪明更狡猾的女人，口蜜腹剑，会置人于死地的。

二度进了宫还不到一年，武氏已经把整个皇室控制在她的掌握之下了。宫廷生活里最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愚人所忽略的一方面，不是皇帝，也不是皇后，而是那些仆人，无数的仆人、使女、厨役，各嫔妃以下等等还不算。皇后为人端庄有礼，而多少失之固执拘泥，时时不忘自己的地位。一向不体谅仆人，也不屑于俯就他们，讨他们欢心。皇后的母亲刘氏，当年对仆婢也是粗鲁暴躁，为仆婢极其厌恨。武氏深知，若没有仆婢夹杂在内，宫廷之中就不会闹出什么阴谋来的。武氏机敏圆通，对他们又和顺，又大方，也偶尔以目示意，警告他们抗命不恭的危险，因此，颇得仆婢的爱戴。只要她得到了皇上的赏赐，

她就把使女叫进去，尤其是服侍她最忠心的，最讨她喜欢的，把皇上赏赐自己的礼物厚赏给她们，如宝石、金饰、银饰、绸缎等，越曲意讨人喜欢的，武氏的赏赐也越丰厚。因此使女什么话都告诉武氏，所以武氏对王皇后那边的事情清清楚楚，对全宫的情形也都明白。她听到的她相信皇上一定也知道。实际上，皇宫只不过一里宽二里长的一块地方；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她若不能控制，她就不要梦想做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了。

要照武氏的想法看，继续做个昭仪，的确是荒唐可笑的事；因为她所谋求的是更为远大的。下一步要做的只是把王皇后的地位取而代之了。以武氏的才具，这也不是太难的事。为了达成做皇后的野心，她是不惜用尽一切方法的。王皇后为人谨严方正，无懈可击。武氏需要无限的忍耐。

第六章

不错，时机终于来到。武氏生了一个女孩。她听说生下的是个女孩之后，心里起了轩然巨波。可是她究竟不会失败的，她会改变恶劣情势，转败为胜。从现在起，武氏所作所为，我们不必惊异，因为她是非常之人，行将要做非常之事。苍天对武氏可谓极厚，使她生个女孩，可谓利莫大焉。

一天，孩子还不足十天。王皇后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回床上。使女回禀王皇后来的时候，武氏故意离开了。王皇后一走，她就进来把孩子掐死，用被子盖上。她知道高宗下朝以后一定来看孩子。

高宗果然来了。武氏高高兴兴地讲说孩子多么可爱。

她向一个心腹的使女说：“把孩子抱来给皇上看看。裹好了。”

使女把孩子抱了出来，武氏过去接。她一看大惊，孩子不睁眼，不动，不呼吸。孩子死了。武氏惶恐万分，也许是装出来的那么悲痛